

安（今陝西西安）人。生年不詳。曾為京東排岸司。元○四年

後改少府監丞。此書共○卷。

內容分門系事，并將《世說新語》

本《世說新語》共○門，○卷。

料采錄自唐人○家筆

富，廣泛記載唐代的

言行、文學家軼事

辨等，對研究唐代

值。《四庫全書總

所紀典章故實，嘉

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

衰集之功，尤不可沒

失傳，故經此書采錄而保存

足的是，卷首雖附采錄書

處。《唐語林》原書有○

全書》時，據明嘉靖初年

《所載，加以校訂增補，以

專有聚珍板本。《世說新語》

唐語林



〔宋〕王說撰 詹怡萍 選注

历代笔记英华



北京燕山出版社

I242.1

42

唐 语 林

〔宋〕王诤 撰

詹怡萍 选注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语林/(宋)王诤撰;詹怡萍选注.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10 (2009年1月重印)

(历代笔记英华)

ISBN 978-7-5402-1169-1

I. 唐... II. ①王... ②詹... III. 古代史-中国-唐代-笔记 IV. K242. 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7497 号

责任编辑: 里 功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9.75 印张 91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前 言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典范，对后世文言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到清代王昶的《今世说》等一批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效法《世说新语》，形成文言小说一个独特的系列。宋代王谠的《唐语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

《唐语林》的作者王谠，是北宋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字正甫，有文名，生平不详。《唐语林》是他摘辑唐宋时期五十种小说、杂史类著作，并加以改编而成。体例完全仿效《世说新语》，《世说》将所记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除“捷悟”一门外《唐语林》全部采用，此外又增加了嗜好、俚俗、动植、杂物等十七门，共计五十二门。该书记述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之事，涉及宫闱朝堂、乡野民间，举凡政治、风习、文化、经济、典章制度，无不为其内容。从总体上说，它继承了《世说》以记人为主的传统，极少涉及神怪灵异之事，同时，它又与刘义庆专尚清谈、仅记士大夫言行不同，记叙内容不仅仅多嘉言懿行并乎政教者，而是关注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与时代风

气不同有关，但也不能不让我们推测，王谔是一位注重经邦济世，传统儒家思想色彩浓重的作家。这一点在我们读过本书之后便不难看出。

今天所见的《唐语林》，全书共八卷，其中前四卷分门排列，计有十八门；后三卷从唐高祖至唐昭宗按年代编排；最后一卷则标为“无时代”。从其编排的混杂能看出今本已非完璧。卷一为德行、言语、政事三门。其中德行门约40条，多记人物某一方面的优秀品德。如写宋璟以诚待人，李勉安葬住店书生并把黄金还给其家人，徐有功奉公守法等条，都对后世有教化意义。言语门也约40条，记载人物正直或捷悟巧妙的言论。如魏征谏太宗不要重宫人而轻大臣，李日知以“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的诗句对皇家贵戚的骄横给予讽刺，这一类正言，代表了封建时代正直士大夫进步的思想观念；而像李勉回答唐德宗“卢杞何处奸邪”之问时，说“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虽也是直言正论，但更多体现了语言的机智巧妙，成为千古佳话。

政事门共约80条，分属一、二两卷中，集中反映了作者希望政治清明的愿望。其中首条记载了唐高祖在因穷困而为盗者面前自责没能使百姓免除饥寒的态度，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其它如姚元崇引《诗经》诗句以论证蝗虫并非上天示警，李封对犯人不加杖责等，也足令人称赞。所记刘晏这位唐代理财专家的深谋远虑，更值得人注意。卷二还有文学门近70条，记述了从“初唐四杰”的王勃、骆宾王到唐末诗人皮日休、罗隐的大量文学掌故，对了解唐代诗歌繁荣及不少诗人的气质、风格等都极具价值。

卷三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夙慧七门。以方正门内容为最多，近60条，均写人物正直之事，如狄仁杰不信鬼神、徐有功为执法在朝堂与武则天力争、陆元方出卖宅子时告买主宅子不利之处、张镐不阿宦官、李石执法杖毙权阉仇士良亲信等事，都极为生动感人。其余六门，唯规箴6条，另外五门均在二、三十条之间。雅量记裴度失印不慌，识鉴写刘晏之女慧眼识杜黄裳，赏誉记顾况因《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赞白居易，品藻写唐玄宗逃难西蜀仍怀念奸相李林甫受到裴士淹批评，规箴写李唐借肃宗喜爱小女之机劝他善待已退位的玄宗，夙慧记贾嘉隐七岁时在朝廷上面对长孙无忌、李勣等元老重臣谈笑自若，给人印象极深。

卷四包括豪爽、容止、自新、企羨、伤逝、栖逸、贤媛七门。少者自新门仅6条，多者企羨门40余条，其余五门从几条至十几条不等。豪爽门中王琚条写王琚平时出言磊落，韦氏乱政之时帮助玄宗安定了李唐天下，写出了他与众不同的豪迈气概；冯五千条则刻画出一个粗豪绝伦的勇士，吃煮不烂的老牛皮如虎啖肉，角抵时可使万夫披靡。容止中一条写唐玄宗每见张九龄风采，必感自己精神顿生，寥寥数语，却分外传神。自新中一条写房德对李勉以怨报德，派刺客刺杀李勉，刺客得知实情后心中猛省，回去杀了房德夫妇，这一故事后来演化成“三言”中名篇《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企羨中一条写唐宣宗欣羨进士，竟然自题为“乡贡进士”，既写出了人物性格，又让人觉得好笑。栖逸写白居易与僧人泛舟，造出一种飘飘欲仙的气氛。贤媛中一条写刘

玄佐之母在儿子做高官之后，每月仍织缣一匹，以示不忘本，并要刘玄佐待下属平和，写出了有见识的女性美德。

前四卷中的十八门基本保持了王说创作的原貌，其余三十四门四百余条文字赖《永乐大典》得以保留至今，然《永乐大典》均依韵编排，所辑文字已无法回归原门目，因此后四卷体例便改为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五共120条左右，记述从高祖到代宗约160年间事，于太宗、武则天、玄宗三代为多，其中记唐初之事尤足珍贵。单雄信与李勣交谊终始一条，写得悲壮感人，从事件到气韵都为后代演义小说承袭。书中还选入了唐末著名的传奇小说《虬须客传》（须或作髯），体现了作者对传奇类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视。这一卷还记述了蹴鞠、拔河、绳技等竞技项目，也记述了羯鼓等乐器，还描写了华清池的华丽壮观，为我们了解唐代社会，留下了重要史料。卷六也接近120条，记从德宗到文宗60年间事，与记述时代相适应，这一卷写藩镇割据之事较多，记叙了朱泚作乱、兵下长安、德宗仓皇出逃等大事。对那些敢于与专横的藩镇对抗的人，如颜真卿七十三岁痛斥李希烈、裴度平定淮西等事件都极力褒扬。这一卷还较多地记叙了韩愈、刘禹锡、李贺、白居易等大文学家的轶事。卷七100条稍多，写武宗到唐末60年间事，对“牛李党争”记叙颇细，尤以李德裕为重，对其任职、文才及褊狭个性均有所表现。此外，对杜牧、温庭筠等文学家的记载也可补充史传之不足。

卷八不足100条，均为难以考订时代次序者。其总体内容复杂，相当一部分为官职的考证与阐释，其间偶

尔也点到某些人物；又一部分记载风俗礼制、音乐、游戏以及科举考试；另一部分记述长安当时的万石大船，反映了航运事业的高度发达；还有些记述器物、动植物及月令。这一卷内容与《世说新语》最为不同。

《唐语林》是古代众多笔记中的一种，虽然并非什么宏篇巨著，但它拥有自身独特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前面说过，这部书的内容分别出自五十种唐宋时人的著述，经考察，部分条文的文字有改编痕迹，还有部分内容是原样照搬。这五十种书中，有二十余种今已不存，如唐代陈翰《异闻集》、佚名《会昌解颐》、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皮光业《皮氏见闻录》等。流传至今的有近三十种，就是这近三十种，经过千余年风雨变迁，也很难完整保持原貌，而《唐语林》所摘录的文字则可帮助“复原”这些现存或已佚的书籍，这就确定了这部书在古籍整理方面突出的价值。

通观全书，唯重“实”字。首先，本书所援引的五十种书，有四十种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即绝大多数为唐人著作，它们对唐代人物及事件的记载，应该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语林》评论道：“是书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也就是说，该书虽体例上仿《世说新语》，内容则摒弃玄谈怪异，重视社会生活，无论是反映唐代政治、文化、军事，还是经济、科技、商业，无论是记录王侯将相言行品性，还是三教九流喜怒哀乐，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作者对历史真实的注重，体现出这位封建士大夫崇尚清明政治、本固邦宁的社会理想

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本书可以为后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很多可靠的佐证，有不少掌故典实正赖之保存下来，特别是卷八对官职、官制和科举等方面的考证，对若干风俗的记述，对各种器物、动植物、音乐、游戏的记载，对我们了解古代文化都很有意义。书中对经济以及商业方面的重视也很突出，如记唐代理财名臣刘晏即多达数条。另外还多方面记载地方出产及物品制造，反映了当时农桑及手工业的发达状况。航运方面，记叙了淮南、西蜀、闽越各处航运情况，叙述当时已突破“船不满万”的旧规，大船可载万石；并介绍了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情况，具写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船最大，上下数丈，百货俱存。这类文字为今人了解唐代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也表明作者对旧文人重政文轻实物的藩篱有所冲破，具有进步意义。

本书虽以“实胜”（齐之鸾本序语），其文字并不枯燥，而是极具可读性。且不说它选入了《虬须客传》这样脍炙人口的唐传奇名篇，就是那寥寥数行的短篇，读来亦抑扬顿挫，生动有致，足见作者于大量著述中的筛选之功与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我最爱读里面人物的机敏对答和名言警句，因为它不仅给人以阅读时的愉悦感，更启迪人的智慧。如李白论帝、后用人之风：“天后用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又如唐太宗赞魏征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再如刘禹锡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阎立本赞张僧繇“名下无虚士”之类，都成为广为流传的名言。

关于《唐语林》一书的著录，宋代几种书目中均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小说家类》记全本为八卷，同时记《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十一卷而“阙记事以下十五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记为十卷，而言“未详撰人”。可见宋人已难见该书全貌。元人所编《宋史·艺文志》载为十一卷，明人的著录多为八卷或十卷本。明代中叶的杨慎曾说：“《语林》罕传，人亦鲜知。”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损伤严重，现存最早的刻本——明代嘉靖年间的齐之鸾本仅有两卷，齐序称“惜予所得本多谬”，虽详加校正，仍不免“有不能意晓者，并令阙疑承误，以俟善本”。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以武英殿所藏齐本两卷分列为一到四卷的内容，复与“《永乐大典》所载参互校订，删其重复，增多四百余条，……其本来门目，难以臆求，谨略以时代为次，补于刻本之后，无时代者又后之，共为四卷”，以还其八卷之面目，并以聚珍版刊刻，于是才有了一种新的《唐语林》八卷本。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中华书局于1958年均曾据此刊行。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周勋初先生经过严格考订所完成的《唐语林校证》，则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部比较完备的读本。

这个选注本共选142条，占全书六分之一多。入选条目内容符合以下三项标准：（一）表现人物某一方面的优秀品德；（二）反映历史真实、揭示人物性格。（三）反映唐代经济、文化发达繁荣的情况。对文章的艺术性的取舍，一是事件感人，一是人物语言机智风趣，同时还适当考虑叙述的简练精当，注意有较强的可

读性，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一定的艺术享受。当然，如果读者不满足于这个选本，进而阅读原书，以求对《唐语林》有更完整精到的认识，那也正是本人所希望的。

詹怡萍

1998. 6. 北京

第三十八章 约会

第二天清晨，阿尔培一见到他的朋友，就要求陪他去拜访伯爵。不错，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恳切有力地谢过他了，但是像他所赐的这种效劳，是值得道谢两次的。在弗兰士这方面，他感到伯爵似乎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吸引他，而且其间还奇怪地夹杂着一种恐怖的感受，他极不情愿让他的朋友独自去靠近那种奇妙的魔力，所以也就不拒绝阿尔培的要求，就立刻陪他去见这位神秘的伯爵。他们被引入客厅里，5分钟以后，伯爵出现了。

“伯爵阁下，”阿尔培朝着他迎上去说，“允许我重说一遍我在昨天晚上所作的那种贫乏的谢辞，并向您保证，过去各种我应该感激您的往事，是绝对不会在我的记忆里消失的。我将永远铭记您赐给我的大恩，甚至我的生命也是您所赐的。”

“我亲爱的邻居，”伯爵微笑着回答，“您把您欠我的恩情未免说的夸大了。我除了为您在您的旅费里省下大约两万法郎以外，并无别的事值得您感谢。请允许我祝贺您昨天那种安闲自在，听天由命的态度。”

“老实说，”阿尔培说，“我对自己不能左右的事是不会枉费心机的，也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并要让那些强盗看看，尽管世界各地都有人会遭遇到棘手的困境，但却只有法兰西民族甚至在狰狞的死神面前还能微笑。但那一切，对于我所欠您的恩情没有一点关系，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来了了解您，不论我个人，我的家庭，或我各方面的关系，能否有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家父马瑟夫伯爵，虽然原籍是西班牙人，但却在法国和马德里两个朝廷里都拥有相当势力，我毫不迟疑地向您保证，我和所有那些爱我生命的人，都愿意身心全力为您效劳，听候您的驱使。”

“马瑟夫先生，”伯爵说道，“您的好意非但并不使我感到意外，

倒正是我意料中的事，您既然提出得这样真诚恳切，我也就以同样的心意接受了。我已经决定要请您帮一个大忙。”

“什么事？”

“对于巴黎我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生客，我现在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大都市。”

“这真是可能的吗？”阿尔培惊喊道，“您在您如今这样的年龄而竟没有去访问过巴黎？简直令我不能相信。”

“可是，这却是真的，但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到如今还不能去见识一下欧洲的第一大都市，确是理应受责备而且是应该立即纠正的。只是我与那个社会没有关系，假如我以前能认识一个可以给我引荐的人，我也许早就作过这次重要的旅行了。”

“噢！像您这样的一个人！”阿尔培喊道。

“您太过奖了，但我觉得自己除了能和阿葛陀（西班牙大银行家）先生或罗斯希尔德（犹太银行家）先生这些百万富翁一争短长以外，别无所长，而我到巴黎又不是去做投机生意的，因此迟迟未去。如今您的好意使我下了决心。这样吧，我亲爱的马瑟夫先生（这几个字是带着一种最古怪的微笑说的），我一旦到法国，就请您负责给我打开那个时髦社会的大门，因为那个地方对于我，并不比印第安人或印度支那人知道得更多些。”

“噢，这一点我可以办得到，而且非常乐意！”阿尔培回答，“更巧的是，今天清晨我接到家父的一封信，召我回巴黎，因为我已经和一个家庭订立了某种关系（我亲爱的弗兰士，请你别笑），而那样一个家庭同样是地位很高，是所谓巴黎社会的精华。”

“婚姻关系吗？”弗兰士大笑着说。

“愿上帝保佑，是的！”阿尔培回答说，“所以当你返回到巴黎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已经安顿下来，也许已成了一家之主了。那就可以符合我端庄的天性，是不是？但无论怎样，伯爵，我再说一遍，我和我的一切均应听从您的驱使，不论是有形的肉体还是无形的灵魂。”

“我接受，”伯爵说，“因为我可以向您庄严地保证，我早就想好几个计划，就等这样的一次良好机会来使之实现罢了。”

弗兰士怀疑这些计划是否与他在基度山的岩洞里所透露出的那一点迹象有关，所以当伯爵说话的时候，这位青年正仔细观察他，希望能从他的脸上看到一点什么痕迹，究竟是什么计划在促使他到巴黎去。但要透察这个人的心灵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当他用一个微笑来掩盖着的时候。

“请告诉我，伯爵，”阿尔培喊道，他想到能介绍一个像基度山伯爵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心里非常高兴，“老实告诉我，您访问巴黎的这个打算，究竟是出自真心的呢，还是那种我们在人生途中逢场作戏常许的空头心愿，像一座建筑在沙堆上的房屋一样，被风一吹就倒的呢？”

“我愿以人格向您担保，”伯爵说道，“我讲过的话的确是要实行的。我要到巴黎去，一方面出于心愿，一方面也由于绝对的必要，所以不得不去。”

“您计划在什么时候去？”

“您有没有决定您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到那儿？”

“我当然决定了——在两三个星期之内。那就是说，能很快就尽快到那儿！”

“好的，”伯爵说，“我想给您3个月的时间，您瞧，我宽限的时间是足够您路上碰到种种耽搁和阻碍的了。”

“而在3个月之内，”阿尔培说，“您就可以到我的家里？”

“我们要不要确确实实地来预定一个日子和时间？”伯爵问道，“只是先让我敬告您，我是极为遵守时间的哪。”

“妙极，妙极！”阿尔培喊道，“准时赴约——那最适合我的胃口了。”

“那么，就这样吧，”伯爵说道，于是他用手指着挂在壁炉架旁边的一张日历，说，“今天是2月21日，”再掏出他的表来，又说，“正值十点半钟。现在，请答应我记住这一点：请在5月21日上午

十点半钟等着我。”

“好极了！”阿尔培喊道，“我准备早餐在家恭候。”

“您住什么地方？”

“海尔达路 27 号。”

“您在那儿是否有单身的住处吗？我希望我这次去不会使您有任何不方便。”

“我住在家父的屋里，但在庭园旁边独占一座楼，和正屋是完全隔离的。”

“很好，”伯爵回答，一面摸出他的怀中记事本来，写下“5 月 21 日上午十点半，海尔达路 27 号”。“现在，”他一面把他的怀中记事本放回到口袋里，一面说，“您只管放心看着吧，您时钟的针是不会比我更遵守时刻的。”

“在我返回以前还可以再见到您吗？”阿尔培问道。

“那要看情况而定，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傍晚 5 点钟。”

“那样，我就必须跟您再见了，因为我不能不到那不勒斯去一趟，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晨以前不会回来。“您呢，男爵阁下，”伯爵又向弗兰士说，“您也明天返回吗？”

“是的。”

“到法国去？”

“不，去威尼斯，我在意大利还得住一两年。”

“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巴黎相会了？”

“我想恐怕我不能有那个光荣了。”

“好吧，既然我们必须分离了，”伯爵伸手和两个青年每人握了一次，“请允许我预祝你们二位旅途平安愉快。”

弗兰士的手是第一次和这个神秘的人物的手接触，两手相触的时候，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因为他觉得那只手冰一般的冷，像是一具尸身上的手似的。

“我们把话讲明了啊，”阿尔培说，“这是说定的了——是不是？”

您在5月21日上午十点钟就到达海尔达路，而且您是以人格担保一定遵守时刻的？”

“讲定的这一切都是凭人格担保，”伯爵回答说，“放心等待好了，您一定可以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看到我。”

两个青年于是都站起身来，向伯爵鞠了一躬，走出了那个房间。

“怎么啦？”在他们走进他们自己的房间里以后，阿尔培问弗兰士，“你好像心事重重似的。”

“我坦率地告诉你吧，阿尔培，”弗兰士答道，“我正在用尽心机想探明这位古怪伯爵的真实的来历，而你和他预订在巴黎相见的那个约会确实令我非常担忧。”

“我的好人哪，”阿尔培惊喊道，“那件事有什么地方可以引起怀疑呢？噢，你疯啦！”

“不管你怎么说，”弗兰士说，“疯不疯，事实如此。”

“听我说，弗兰士，”阿尔培说，“我很愿意借这个机会来告诉你，我感觉到，你对伯爵的态度显然很冷淡，但在另一方面讲，他对我们的态度可说是十全十美的。你因为什么事情讨厌他吗？”

“也许有的。”

“你在到这儿来之前，曾遇到过他吗？”

“遇到过。”

“在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做到，我对你讲的事，一个字都不传出去？”

“我能做到。”

“人格担保？”

“人格担保。”

“那我就讲给你，那么，听着。”

弗兰士就向他的朋友讲述了那次到基度山岛去游历的经过，他如何在那儿发现一帮走私贩子，以及有两个科西嘉强盗和他们在一起。他很起劲地讲述如何受到伯爵那一次几乎像你要魔术似

的款待，如何在那《一千零一夜》的岩洞里得到他富丽堂皇的招待。他毫无遗漏地详细复述那一次晚餐——大麻精，石像，梦和现实，如何在他醒来的时候这一切情形都不曾留下一丝痕迹，而只看到那艘小游艇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向韦基奥港驶去。接着他又详细叙述他在斗兽场里偷听到伯爵和范巴的那一席交谈，伯爵如何在那次谈话里允许为庇庇诺那个强盗设法弄到赦罪令——这一个协定，我们的读者理当明白，他是最忠实地完成了的。最终，他讲到前一天晚上的那件奇遇，他为了缺少六七百毕阿士特，怎样感到为难，如何想起请伯爵帮忙的那个念头——这个念头使结果如此圆满。

阿尔培聚精会神地倾听。“嗯”，他等弗兰士讲完以后说，“就你所讲的这些事情，他又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呢？伯爵爱好旅行，因为有钱，所以自己买了一条船。你到扑次茅斯或索斯安普敦瞧瞧去吧，你会发现港口挤满了游艇，都是属于这种有同样爱好的英国富翁。而为了在他旅行的途中有一个安歇的地方，为了逃避那种毒害我们的可怕的饭菜——我吃了4个月，你吃了4年，为了避免睡这种谁都不能睡的讨厌的床铺——他在基度山安排了一个住处，然后，当他把地方安排妥当以后，他又担心托斯卡纳政府会把他赶走，使他平白损失那一笔安置费，所以他买了那个岛，并沿用了岛的名字。你应当自问一下，我的好人，在我们熟悉的人里面，不是也有用地名或产业的名字，而那些地方或产业，他们一生从来不会拥有过的吗？

“但是，”弗兰士说，“科西嘉强盗和他的船员混在一起，这样的事你又如何解释呢？”

“唉，那样的事有什么可大呼小叫的呢？你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啦，科西嘉的强盗并不是流氓或贼，而仅仅是为了给亲友复仇而被本乡本土赶出来的亡命者，和他们交朋友算不上是一种玷污；就以我自己而论，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如果要我一旦去访问科西嘉，那么我在晋见总督或县长以前，就要先去拜访拜谒哥伦白